# 冷齋夜話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三

冷齋夜話/卷四
作者：惠洪　北宋

卷五

詩話妄易句法字

司馬溫公《詩話》曰：「魏野詩：『燒葉爐中無宿火，讀書窗下有殘燈。』而俗人易『葉』爲『藥』，不止不佳，亦和下句無氣味。」魯直曰：「老杜詩云：『黃獨無苗山雪盛。』『黃獨』者，芋魁小者耳，江南名曰土卵，兩川多食之。而俗人易曰『黃精』，子美流離，亦未有道人劍客食黃精也。如淵明曰：『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』其渾成風味，句法如生成。而俗人易曰『望南山』，一字之差，遂失古人情狀，學者不可不知也。」

五言四句得於天趣

吾弟超然善論詩，其爲人純至有風味。嘗曰：「陳叔寶絶無肺腸，然詩語有警絶者，如曰：『午醉醒來晚，無人夢自驚。夕陽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』王維摩詰《山中》詩曰：『谿清白石出，天寒紅葉稀。山路元無雨，空翠濕人衣。』舒王百家衣體曰：『相愛不忍發，慘淡暮潮平。欲別更攜手，月明洲渚生。』此皆得於天趣。」予問之曰：「句法固佳，然何以識其天趣？」超然曰：「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，則天趣可言。」予竟不能詰，歎曰：「溟涬然弟之哉！」

## 夢中作詩

崇寧元年元日，粥罷昏睡，夢中忽作一詩，既覺輒能記之，曰：「無賴東風試怒號，共乘一葉傲驚濤。不知兩岸人皆愕，但覺中流笑語高。」三月七日，偶與瑩中渡湘江。是日大風，當斷渡，而瑩中必欲宿道林，小舟掀舞白浪中，兩岸聚觀膽落，而瑩中笑聲愈高。予細繹夢中詩以語瑩中，瑩中云：「此段公案，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。」

## 西崑體

詩到李義山，謂之文章一厄。以其用事僻澀，時稱「西崑體」。然荊公晚年亦或喜之，而字字有根蒂。如作雪詩曰：「借問火城將策探，何如雲屋聽窗知。」又曰：「未愛京師傳谷口，但知鄉里勝壺頭。」其用事琢句，前輩無相犯者。昔李師中作《送唐介謫官》詩曰「去國一身輕似葉，高名千古重於山。並遊英俊顏何厚，已死姦諛骨尚寒」云云。已而，聞介赴月首上官，乃大悔，以書索其詩。唐公笑曰：「吾正不用此無對屬落韻詩。」遂以還之。李大驚，久之乃悟「一身」「千古」非挾對，與荊公措意異矣。

## 詩比美女美丈夫

前輩作花詩，多用美女比其狀。如曰：「若教解語應傾國，任是無情也動人。」陳俗哉！山谷作《酴醾詩》曰：「露濕何郎試湯餅，日烘荀令炷爐香。」乃用美丈夫比之，特若出類。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，曰：「雨過溫泉浴妃子，露濃湯餅試何郎。」意尤工也。

##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號

道潛作詩，追法淵明，其語逼眞處：「數聲柔櫓蒼茫外，何處江村人夜歸。」又曰：「隔林仿佛聞機杼，知有人家住翠微。」時從東坡在黃州，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：「聞公與詩僧相從，眞東山勝遊也。」坡以書示潛，誦前句，笑曰：「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。」

## 米元章瀑布詩

米芾元章豪放，戲謔有味，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。有書名，嘗大字書曰：「君有《瀑布》

詩，古今賽不得。最好是『一條界破青山色』。」人固以怪之，其後題云：「蘇子瞻曰：『此是白樂天奴子詩。』」見者莫不大笑。

## 詩句含蓄

詩有句含蓄者，如老杜曰：「勳業頻看鏡，行藏獨倚樓。」鄭雲叟曰「相看臨遠水，獨自上孤舟」是也。有意含蓄者，如《宮詞》曰：「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天街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。」又《嘲人》詩曰「怪來粧閣閉，朝下不相迎。總向春園裏，花間笑語聲」是也。有句意俱含蓄者，如《九日》詩曰：「明年此會知誰健，醉把茱萸子細看。」《宮怨》詩曰「玉容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朝陽日影來」是也。

## 「滿城風雨近重陽」

黃州潘大臨工詩，多佳句，然甚貧，東坡、山谷尤喜之。臨川謝無逸以書問：「有新作否？」潘答書曰：「秋來景物，件件是佳句，恨爲俗氛所蔽翳。昨日清臥，聞攪林風雨聲，欣然起，題其壁曰：『滿城風雨近重陽。』忽催租人至，遂敗意。止此一句奉寄。」聞者笑其迂闊。

## 「天棘夢青絲」

王仲正言：「老杜詩：『江蓮搖白羽，天棘夢青絲。』天棘非煙非雨，自是一種物，曾見於一小説，今忘之。」髙秀實曰：「天棘，天門冬也，一名顛棘，非天棘也。」王元之詩曰：「水芝臥玉腕，天棘舞金絲。」則天棘蓋柳也。

## 琥珀

韋應物作《琥珀》詩曰：「曾爲老茯苓，元是寒松液。蚊蚋落其中，千年猶可覿。」舊説松液入地千年所化，今燒之尚作松氣。嘗見琥珀中有物如蜂，然此物自外國來，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，不知韋公何以知之。

## 詩誤字

老杜詩曰：「白鷗沒浩蕩，萬里誰能馴。」今誤作「波浩蕩」，非唯無氣味，亦分外閒

置「波」字。舒王曰：「道人北山來，問松我東岡。舉手指屋脊，云今如許長。」今誤作「問松栽東岡」，與「波浩蕩」當並按也。

## 王荊公東坡詩之妙

對句法，詩人窮盡其變，不過以事、以意、以出處具備謂之妙。如荊公曰：「平昔離愁寬帶眼，迄今歸思滿琴心。」又曰：「欲寄歲寒無善畫，賴傳悲壯有能琴。」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，如曰：「見説騎鯨遊汗漫，亦曾捫虱話辛酸。」又曰：「蠶市風光思故國，馬行燈火記當年。」又曰：「龍驤萬斛不敢過，漁舟一葉縱掀舞。」以「鯨」爲「虱」對，以「龍驤」爲「漁舟」對，小大氣焰之不等，其意若玩世。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者，此類是也。

## 詩忌

衆人之詩，例無精彩，其氣奪也。夫氣之奪人，百種禁忌，詩亦如之。曰「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，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，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，脱或犯之，謂之『詩讖』，謂之『無氣』」，是大不然。詩者，妙觀逸想之所寓也，豈可限以繩墨哉！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，詩眼見之，知其神情寄寓於物；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。荊公方大拜，賀客盈門，忽點墨書其壁曰：「霜筠雪竹鍾山寺，投老歸歟寄此生。」坡在儋耳作詩曰：「平生萬事足，所欠惟一死。」豈可與世俗論哉！予嘗與客論至此，而客不然吾論。予作詩自誌其略曰：「東坡醉墨浩琳瑯，千首空餘萬丈光。雪裏芭蕉失寒暑，眼中騏驥略玄黃。」

##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

用事琢句，妙在言其用，不言其名耳。此法唯荊公、東坡、山谷三老知之。荊公曰：「含風鴨綠鱗鱗起，弄日鵝黃裊裊垂。」此言水柳之用，而不言水柳之名也。東坡《別子由》詩：「猶勝相逢不相識，形容變盡語音存。」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。山谷曰：「管城子無食肉相，孔方兄有絶交書。」又曰：「語言少味無阿堵，氷雪相看有此君。」又曰：「眼看人情如格五，心知世事等朝三。」「格五」，今之蹙融是也。《後漢》註云：「常置人於險處耳。」然句中「眼」者，世尤不能解。「語言」者，蓋其德之候也，故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。」王荊公欲革歷世因循之弊，以新政化，作雪詩，其略曰：「勢合便疑包地盡，功成終欲放春回。農家不驗豐年瑞，只欲青天萬里開。」

## 賈島詩

賈島詩有影略句，韓退之喜之。其《渡桑乾》詩曰：「客舍幷州三十霜，歸心日夜憶咸陽。如今更渡桑乾水，卻望幷州是故鄉。」又《赴長江道中》詩曰：「策杖馳山驛，逢人問梓州。長江那可到，行客替生愁。」

## 詩用方言

句法欲老健有英氣，當間用方俗言爲妙。如奇男子行人羣中，自然有穎脱不可干之韻。老杜《八仙詩》，序李太白曰「天子呼來不上船」，「船」，方俗言也，所謂襟紉是也。「家家養烏鬼，頓頓食黃魚」，川峽路人家多供事烏蠻鬼，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。俗人不解，便作養畜字讀，遂使沈存中自差烏鬼爲鸕鷀也。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疑夢寐」，更互秉燭照之，恐尚是夢也。作「更」字讀，則失其意甚矣。山谷每笑之，如所謂「一霎社公雨，數番花信風」之類是也。江左風流，久已零落，士大夫人品不高，故奇韻滅絶。東晉韻人勝士最多，皆無出謝安石之右，煙飛空翠之間，乃攜娉婷登臨之。與夫雪夜訪山陰故人，興盡而返；下馬據胡床，作三弄而去者異矣。

## 舒王女能詩

舒王女，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，工詩多佳句。有詩寄舒王曰：「西風不入小牕紗，秋氣應憐我憶家。極目江山千里恨，依前和淚看黃花。」舒王以《楞嚴經》新釋付之，又和詩曰：「青燈一點映牕紗，好讀《楞嚴》莫憶家。能了諸緣如幻夢，其間惟有妙蓮花。」